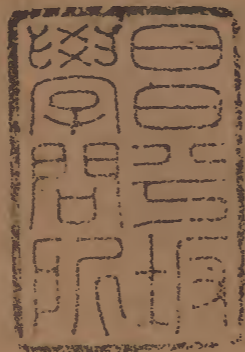


北史 八十六之九 傳



漢書門	五〇五七	函架冊	二四二四
類	號	架	冊

漢書	五〇五七	函架冊	二四二四
類	號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7	
冊數	24 ( 21 )		
函號	280	8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寶瓊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漢書文庫

漢書文庫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

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厥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招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入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承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此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他寶琰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

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職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

君子卿獨欲乖衆妄想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此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徵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爲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溼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竝以清白爲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

謹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氏反叛以  
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慕德  
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  
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  
潔已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  
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成  
周太守入魏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身階級爲父請贈  
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軼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  
太常博士拜太原王介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太行臺左丞以拜榮  
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  
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介朱世隆等  
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  
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  
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與竝  
爲搥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  
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  
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  
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  
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  
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豈是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  
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  
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  
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

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省審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

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為閹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訴乞淑者甚眾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人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為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帝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

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其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駁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廓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塔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啟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因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慮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啟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請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

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克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詔為并州刺史，業復為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眾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於流血，然亦體其

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為子結婚，為朝肺腑。吒

北史八十一



羅氏其子以蔭得爲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襦紈褲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竝已拷伏失物家竝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安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任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

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社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太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祿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滌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克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頰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頰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頰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頰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

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  
 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  
 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  
 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  
 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  
 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  
 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  
 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  
 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  
 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  
 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  
 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

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  
 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  
 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入房延祐爲  
 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  
 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  
 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  
 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  
 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  
 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  
 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  
 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  
 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

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  
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  
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  
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啟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  
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  
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為殿中侍御史  
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  
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人歎  
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  
號難為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  
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所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  
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  
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  
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  
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  
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  
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  
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  
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  
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  
久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  
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

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獪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賈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評訟悔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滎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

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為南兗州刺史，河陽侯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為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管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

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開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頴、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司馬，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

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紕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

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授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

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  
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半側  
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  
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  
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  
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  
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評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  
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  
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勗就  
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道黜  
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察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  
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  
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訟冤  
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  
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  
父裕周閭喜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  
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  
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  
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  
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  
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  
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伏焉煬帝嗣位徵之於

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竝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以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善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



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  
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  
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  
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泐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  
潁令清明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狀上召之及引  
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  
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  
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傳送次滎陽憫  
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繼此其  
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  
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

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  
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  
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  
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  
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賊必從化人皆遷  
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  
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  
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  
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  
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  
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

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  
 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  
 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  
 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  
 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  
 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  
 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  
 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  
 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  
 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欷  
 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  
 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  
 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夫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  
 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昌涉郡  
 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  
 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  
 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泣因從而  
 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  
 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  
 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  
 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  
 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  
 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  
 之



王文同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悖禮到都甯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除諸或以微功遭過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羅其毒凡所位職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遇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入之罪事非疾亞其所

答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到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蓬張赦提羊祉崔暹鄺道元谷楷齊有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鄺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嘗刑入處宣告兵人然後斬

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勸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頤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頤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爲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子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獻文親舅。大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務本。盜賊止息。誅戮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隆定。總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

宣

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  
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  
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  
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  
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  
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  
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  
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群臣  
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疥病灸療  
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  
盡沐浴衣帔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

有富子  
有富子

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向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  
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  
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  
暮年數延携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  
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  
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爲名以軍功  
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  
撫軍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爲公元顥  
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  
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  
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勣齊受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武賁中郎時京畿盜

魏書今作令  
止作心

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車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不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

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榜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入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於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怨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松破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

北史卷一百一十七

五

魏孝李崇  
上有隸大都  
督字

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遲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  
何如婦人不知是遲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  
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遲為都督李崇討之遲崇節  
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又獲免建義  
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  
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  
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邱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鎮孝昌中  
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為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為余  
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齊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  
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為州人所  
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攜等  
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眾離心王於土人豪族遇之  
無禮遂為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與父長樂仕魏俱為本郡太守  
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  
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  
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  
授上開府徙為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  
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  
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  
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  
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  
十其所愛奴嘗謂式曰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



已立棒殺之或察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笄中寢  
處盡殺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  
先不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詭除  
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  
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  
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  
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  
式歎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  
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  
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  
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  
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  
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  
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人朝覲特加恩  
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  
軍自東萊徬海入太湖取吳郡旣破丹陽吳人其立蕭巖爲宇文  
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巖敗走爲榮所執事平檢校揚  
州總管尋徵爲武侯將軍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  
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  
之鞭笞左右數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  
堪爲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  
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余况  
有過邪撻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

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賊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詐灌鼻或杯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

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爲東萊海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累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刻木爲大槪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槪令人陪心於木槪上縛四肢於小槪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

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  
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  
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  
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  
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  
變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  
德刑并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  
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  
惡不殺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俱殞異術皆斃多其宜  
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丁卯四月廿日夜讀畢 同十一月四日午校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終

萬曆本多  
作各

北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睦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贖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  
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  
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抱懷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痼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自叔世澆淳淳風殆盡

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真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案魏書列睦夸馮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曠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睦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遠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

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  
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  
慮夸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廢中冀相維繫夸  
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哇夸獨行士  
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  
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  
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  
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死誰能更  
容哇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  
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  
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馬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

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  
以禮待接亮性清靜似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觀英亡亮奔  
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  
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憤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  
山數年與僧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敬事發  
連山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山遂爲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  
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  
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  
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  
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  
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帽左

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入數里外積十餘日乃  
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  
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  
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帽  
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  
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  
燎之日有素霧翳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  
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  
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  
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  
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  
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  
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  
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論之秘  
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  
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曠字祖濬七歲能  
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  
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  
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  
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  
曠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  
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

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  
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  
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  
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  
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  
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賸  
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忭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  
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宜八音繁會鳳鳴  
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  
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  
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雜樹騰聲鴈池播美望

宜  
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濟燕南贅客河朔情游本無音於希顏豈有  
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  
尺况復桑榆漸暮秋葉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  
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漢早挾大山而超海北報德而非難堙  
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  
樹官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  
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  
須令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  
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  
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於家後徵  
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  
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

廣荅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身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廣曰何處有羊腸坂廣荅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濟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廣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於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字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

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廣與河南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琊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東海鄉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大建中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



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餐松餌  
木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  
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  
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  
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  
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徃彼延請想無勞束  
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  
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  
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  
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  
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

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頗道  
使乎遠此延屈與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  
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  
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桓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  
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柳餘衣詎藉墳壘但杖舄在爾可同  
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其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  
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  
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  
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  
其狀令柳詵爲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  
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瑗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群

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暉遠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入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其物無私者也眚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真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可謂拙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濟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丁卯四月廿一日午後讀畢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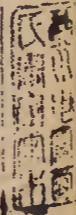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

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禘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箏瑟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祲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狂惑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謩王顯崔彧蔣少游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大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胃玄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

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軍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犝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爲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警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符堅堅欲征晉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爲太史令神麈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

不能鈎深曠遠故不及浩後以爲騾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馬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合爲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

時有所中。昔秦中，介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道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問興卽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至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說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

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賣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畧。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以學術著名。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

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卽促早上馬遂請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與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謫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賈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介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



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余朱榮於太行及將  
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急靈助  
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  
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  
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  
左僕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  
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余朱榮死莊帝幽  
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余朱有諫滅  
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已瑞妄  
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書桃  
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落舉兵  
逼晉陽余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余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  
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  
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余朱羽  
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  
月末我必入定州余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  
箸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  
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承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  
言余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  
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  
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  
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  
所在

北史卷八十九

北

萬字貴  
字放土有  
得字視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  
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人洗浴畧不患寒家嘗為齋  
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  
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  
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為李練好  
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寅反召  
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  
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寅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寅之黨寶  
寅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項之  
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為毛鴻賓等九人姓  
名者悉放資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甕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  
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  
賈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興之形周  
文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  
此何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泉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  
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  
為荅曰今笑破蠕蠕時其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  
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道  
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  
廢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  
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  
檀特發至歧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  
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

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攸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綃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復又著白綃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譴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覆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復平

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琊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為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下有婦人負囊粟來卜

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諸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大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爲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爲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爲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爲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余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暕者先

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歷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  
暉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  
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銅鳥漏  
刻候風諸巧事并圖書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  
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  
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爲館客授中外府田  
曹參軍芳性清儉質直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駢夜遣  
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猶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  
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闕涉丞相倉曹祖璉謂  
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  
意十數日便報璉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  
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行  
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道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  
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妄  
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  
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  
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  
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  
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  
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爲之  
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  
以爲長於趙豎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關二字又私撰曆書  
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  
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爲之序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

齊神武引爲節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積死是以任情踈誕後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涼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疆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季氏愛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旣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口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麴紹者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

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下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卽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

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卽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迴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

顧云以此地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爲天爲父父變爲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人周亦爲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入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鼻洩者及文宣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

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啟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回若過口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搯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



趙瓊其婦叔奇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自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蓋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關三字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楨情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為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為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頗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

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虛十六雉十四捷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成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銚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銚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

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為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飛行沙

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武謂世自嵩高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是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

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  
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  
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聞之  
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  
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  
昇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  
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  
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卽逐取乃請還  
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  
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連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  
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  
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  
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揮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  
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  
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  
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  
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  
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  
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  
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  
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襠而不落  
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  
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

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  
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  
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  
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宋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  
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  
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  
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准以道德  
爲化不以法獄加入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  
但以空檻齋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  
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餘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  
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  
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  
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堪王位但於空王佛  
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旣被疑是  
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  
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  
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腰  
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  
梁人人相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  
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霆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  
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  
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臨  
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  
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

爵如故若弟造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  
 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  
 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  
 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  
 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臆油  
 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  
 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  
 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蒞千段其餘儀同刺史  
 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  
 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  
 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  
 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命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

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  
 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  
 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  
 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  
 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  
 司考驗並實越姥因而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  
 大統三年東魏寶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  
 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  
 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秦戰禽之  
 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  
 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

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  
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  
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大中  
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  
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  
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  
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  
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  
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  
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  
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

護

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獲誅諸子並死

練

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  
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  
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  
受之隨卽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  
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  
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  
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奔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  
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祿卿  
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  
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

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郢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荅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措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

候

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為箕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嘗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日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

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  
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  
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入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  
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爲公謂曰朕自  
今以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  
天道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  
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  
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  
張胄玄歷行及袁克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克謬上大怒由  
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季  
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  
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言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  
克讓柳詵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  
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  
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整立言忠鯁每  
有災異必指事而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  
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  
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  
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  
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  
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  
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入豈有成功帝遂行旣而楊



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人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群書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以爲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

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鑿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帝問之荅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自是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維陽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群僮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家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

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敬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讀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

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寶定語臣曰我開有行聲謂識其人臣嘗時卽言公眼如瞻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謂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謂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謂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禔也和言多此

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日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

子

于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

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  
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良地鬼門來掃  
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  
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  
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  
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  
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  
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下乎國尋  
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鳴前  
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  
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

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至與姓相生是大吉  
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  
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  
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  
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  
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  
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約云  
少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  
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  
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  
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  
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

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常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

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逞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鱸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四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請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徵有辯荅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

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二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榮陽人也隋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雄馬顯定歷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胃玄勃海人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張薦之隋

洛

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胃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胃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胃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懋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闳改顛項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胃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胃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

七史八十九

六

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次符  
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  
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  
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胃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  
日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  
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  
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  
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  
日行遲計三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至即其率  
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  
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胃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  
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

關字  
在交

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  
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  
蝕多有驗月行黃道黃道之南也雖遇正氣無由掩映蝕多不  
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  
其起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  
悉無格準胃玄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  
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  
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  
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  
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胃  
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  
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

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古歷  
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胃玄積  
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意謂  
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  
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  
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  
胃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  
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  
朔望同術胃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收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  
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爲蝕  
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  
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  
胃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  
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  
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胃玄所立蝕分最爲  
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胃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  
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滿使其然也凡此胃玄獨得於心  
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丁卯四月廿二日夜讀畢

胃玄積候





